

诚心诚意去漂泊

宋扬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一天一天，倏忽间，又是新春换旧年。站在年的门口回首，那些人、那些事，让人感慨万分。

昨天，家族微信群里，侄儿发出报喜信息，说添了新丁，是一个八斤重的男孩。一个月前，侄儿的爷爷我的伯父撒手人寰。伯父精神矍铄，有一把好手劲，我们几个不服气的晚辈常被他捏得嗷嗷叫。伯父的生命终结于一次意外事故。他在山坡上砍柴，不慎滑下山坡，伯父没能看到重孙的诞生。

突然的逝去与静静的新生，家族微信群的氛围混杂了悲戚与喜悦。我想起宗璞《紫藤萝瀑布》里的那句话——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。我们能做的，大概只能像宗璞一样，让时光渐渐消解失去的悲哀，然后，以期待的目光迎接新的到来。

几个兄弟中，我年龄稍小，几个堂哥嫂打趣我，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，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天天滚铁环、玩泥巴的弟娃儿，一下子就升了级，当了爷爷。我陡然体会到别人口中说的“人到中年”四个字的分量。在家，父母已老，子未成年，在单位，上有领导，下带新人，中年人

的肩上扛着一副卸不下的重担。

岳父病逝后，我们把岳母接到城里住过一段时间。嫌弃城里住不惯，岳母坚持回了乡下老宅。这一次，老毛病又找上了她，且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。手术不算大，但动刀的事，总让人揪心。妻弟请到假，上周三动手术，我和妻愣是拖到周六才抽出空来赶回老家。岳母躺在病床上，回来啦，看把你们累得。岳母微笑着看着我们。我们的泪禁不住往外冒。岳母理解我们请假不容易，她的宽慰，却让我们更为愧疚不安。

一头是教室里睁大求知眼睛的学生，一头是病床上望眼欲穿的岳母。这一年，在旷世疫情前，多少人陷入了与我相似的两难！还记得那个登上去武汉的救护车，隔着汽车玻璃朝儿子挥手的护士，还记得那位在高铁餐车上打盹儿，不久后投入一线战斗的八旬老汉。

好长一段时间，疫情让我不能去学校上班。上网课之余，我把时间投入到自己钟爱的文字世界。这一年，我陆续在几家纯文学期刊和上百家报纸发表了文学作品，我以自己上网课为素

材创作的《十八线主播炼成记》发表于国家级纯文学期刊，并被多家报刊转载。真实生活的记录，让人们看到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战线上的抗疫行动。后来，最艰难的日子总算挺过去了，学校复了课，我不用再担心网络不畅，更不用再担心学生开小差。

我摆渡自己，也摆渡学生。我乐于把自己的小文与学生们分享。学生们对老师的作品表现出极大兴趣。在我身先士卒的引领下，有几个孩子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我把孩子们的作品打磨后投给报刊，偶尔发出一次，孩子们欢呼雀跃。我和孩子们都在文学中找到了快乐。

办公室外，银杏树早已只剩光秃秃的枝干。但我知道，三月的春风还会唤醒他们。在年的门口回首，一些亲人、一些往事、一份责任、一种情怀让人牵挂感怀。无论悲戚或喜悦，时光总要带我们跨过年的门口。

生命的长河无止境。史铁生说，人生是一条河，一次次相信，船不是目的，河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漂泊。

放橘皮了吗

金慧敏

一次，同事分我四个红橘，红艳艳的，果大而饱满，红橘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。

红橘，我们习惯叫土橘，产在本地方岩一带，别处不种，不知道是不是水土原因，所以它算得上是本地的一种特色水果。红色的橘皮，特别喜庆，哪家有好事，总要专门买来一盘供奉着，特别适合做供品或观赏。论口感，红橘还算好吃，但现在好吃的橘子品种太多了，红橘相比之下不算太突出。但是摆在案头，它就是冬日里最亮眼的那一份颜色，温暖、热烈。

本来红橘与糍（无字体，组合字）并不相干，一种是水果，一种是点心小吃，但是红橘皮却是好东西。橘皮在中医上，有化痰理气、温燥化湿的作用。红橘皮有特殊的香味，小时候，我们吃红橘，母亲会把红橘皮收集起来，放到太阳下晒干。腊月里，母亲把橘皮在铁锅里仔细地炒熟了，与炒米、熟黄豆、熟芝麻、红糖混合起来，用石磨磨成粉，就做成了糍。

糍是出嫁的女儿腊月里给娘家长辈的礼，谓之为“担糍”。要是谁家生了女儿，没人祝贺他“弄瓦之喜”，但一定有人跟他说：将来有糍吃了。并不是所有的糍都有红橘皮，而是大多数人家的糍里都不放橘皮。炒米、炒黄豆、红糖就是原配方，加点芝麻就算是细心的女儿加倍的孝意了，而放橘皮的更是凤毛麟角了。

加工糍时颗粒的粗细也很讲究，粗了不行，不利于消化，这原本

就是给老人的点心，必须要好消化；细了也不行，粘在上腭，很是烦人，不小心还会满嘴飞粉。很难跟你形容加了橘皮的糍的美妙之处，它的香气，足以把人肚子里所有的馋虫钓上来。单吃橘皮略有苦味，但是做成了糍之后，糍里的甜完全把那一丝苦味盖住，剩下的就只有橘皮独有的清香了。

小时候，母亲磨的糍总是不多，只允许我们尝一点点，然后装在瓷子里，谁也不许动，择日给外公送去。没吃过倒也罢了，但一旦尝过那个味道，便成了我们小时候挥之不去的念想。

母亲装糍的盆放在楼上的谷柜上面，楼上还没有铺上楼板，只搭着一根根圆滚滚的木头。那些木头就是打算锯出来铺楼板的，但事实上，到老房子拆旧重新盖，我们也没能等到那圆木头变成楼板。一米多高的谷柜就在那搭得稀疏的木头上。那一年冬天，七岁的我和四岁的弟弟大半空闲时间里都在琢磨一个问题：怎么在糍转移到外公家之前，吃到那瓷里的糍？要去楼上，得搭上二脚梯，梯子是靠墙立着的，要把梯子架到母亲专门留出的那个楼井口子上，太考验我们的力气了，我们的力气太小，木头的梯子又太重。

不过，这些困难在糍的诱惑下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那天早上，母亲出门砍柴，正是好时机。我和弟弟把梯子一点一点地挪到楼梯口，第一步完成，上楼梯对于乡下的孩子来说不费吹灰之力，我们还需要带一条方凳上去，才有可能爬上那高

高的谷柜上。楼上搭着的木头稀稀疏疏，一不小心，脚就可能卡进木头里，甚至整个人掉到楼下。但我们还是战战兢兢地各自揣着一把勺子，相互帮忙着爬上那谷柜。正当我们激动着准备掀开盖子的时候，门响了，我们从木头缝里看出去，原来是母亲回来了。我和弟弟趴在谷柜上大气不敢出，好在母亲的折返只是因为忘拿东西，她拿上东西，很快关上门又走了。我们趴着还是不敢动。一会儿，确定母亲不会再回来了，我们才颤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摸向那只无比可爱的陶瓮。

自那次后，那样冒险的事，我们再也没敢干过。但对糍的馋虫却一直留在心里，勾魂摄魄，每年冬天都会突然冒出来，扰人心魂。后来街面上常常有卖糍的，自己也有经济能力随便买来吃，倒是不像小时候那么香了。最好吃的糍就只留在我和弟弟爬到谷柜上偷吃到的那一瓷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那些街上卖的糍都没有放橘皮。没有橘皮的糍是糍么？当然算，可是它终究不是我小时候吃到的那个味道了。

现在看到有卖糍的，我总习惯性地问一句，放橘皮了吗？只有放了橘皮的，我才会买上一包，一边吃，一边回忆着童年的那段趣事，心里的暖意随着口中的甜味一点一点散发到脸上，在冬日里汇成一脸盈盈笑意。

取暖(外三首)

张乾东

他在流水边细数浪花
一个提灯的人把红尘
从人间带入深山

前方是一座荒弃的古刹
只有鸟鸣还落入人间
它，并不是这个提灯人的归宿

他望望自己，又望望提灯人
时光把小溪抚摸得那般温顺

她已经被流水带走多年
他仍活在翻滚的浪花里

捡石

河里的石头太圆滑
他喜欢捡山上的石头

这么多年了
他捡了一屋子的石头

他从不和石头说话
石头也不和他说话
这个乌托邦的世界
只剩下来自山野的清风

一节一节拔高他十八楼的住所
和他内心沸水一样翻腾的故乡

牛头山

沿溪而行，每一滴水都在弹奏大自然的空灵，时间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。小溪的激流中，白花花的鹅卵石，从不言余生漫长。

碧潭里，深深浅浅的水，冲洗着绿荫派过来的落叶，每一片叶子都在旋转体内的星光。清瘦的游鱼，衔不住，落叶欲飞的翅膀。

跋涉者的道路，有时候叫攀登，有时候叫逆行。他们用自己的意念，将山涧小溪无限拉长，流向山巅，注入寺庙的晨钟暮鼓。

那些下山的人，和那些上山的人，并非形同陌路，他们互换眼神，用此生仅有的这一次短暂交集，把缘分留在一座山的巅峰之处。

象珠古街

千年古街，我们的脚步，只用十多分钟就完成对它的丈量。紧闭的铺门，无声的细雨，用一种巨大的静，压下了千年的人声鼎沸，车水马龙。

我向青石探路，无法得知方向，我向祠堂寻古，仍未弄清过往。也许繁华不过是对梦境的一种诠释，当它们沉寂下来，更多的虚空，开始在我们的内心攻城略地。

雨越下越大，一滴一滴，将古老的街道洗得闪闪发亮。那么多雨水将我溅入梦境，那么多雨水将我弹离红尘。